



乡村的麻雀

□大窗

乡村里，年轻人和小孩子越来越少。一茬一茬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少。一栋新砖房旁，破旧的老保管屋文物一般存在，两个老大爷站在它们和稻田之间干涸弃用的水渠边，用两杆烟交谈。我经过他们的视线。我们互相成为偶然而短暂的风光。

一阵一阵秋风，一缕一缕光线路过板栗树的阴影、竹林的罅隙、村委会办公楼前的桂花和篮球架。

乡村的麻雀越来越多。

到处是麻雀，一群一群的。擦着人的身体落下，又起飞。

想起童年的故乡。那时的麻雀，见了人飞很远，警惕惶恐，侧身观察，它们胆小、敏感、脆弱，常常在黄昏归巢后梳理累累伤痕，夜深了，失眠了，也许会独自啜泣。为了觅食养家，早晨，收拾情绪擦干眼泪，从简陋的屋檐出发，每一趟出门都可能断腿折翅，乃至失去生命。如同人世间底层人类的宿命。

在璧山乡间上班的那段年轻岁月，假期无聊，和几个刚认识的人去溪水边树林里打鸟。整个下午，高度近视的我一次都没有瞄准，口袋空空出现在女友面前，她笑道：你哪里像个打猎人。

后来，我暗自磨砺技巧，凝神瞄准，果断发射，却迎来禁止打鸟政策。我的好技术只能用在逢场天打靶上，一排排气球不断凋谢，那个可怜的老大爷叩头作揖求我别打了。人生往往如此，当你凭借一技之长，大展拳脚准备干一番宏伟事业的时候，恰好就会遭遇什么来拆卸你的踌躇满志。

有时是时代洪流，有时是个人机缘。

如今，乡间的老年人，相对自己年轻时，粮食不那么紧缺，脾气也要温和些。他们站在逐渐缩小的晒坝边，看麻雀



落下来，啄食苞谷、谷子，他们也不会吆喝驱赶，鸟儿也不必惊慌失措，它们心情愉快，表情松弛，从容踱步唱和。母亲像骂鸡鸭一样，骂那些贪吃粮食的麻雀。它们浑然不觉，不理，一门心思进食，有时还抬头看看善良的老太婆。竟然相看两不厌，有种相互依赖默契的意味。

在浮躁不堪的城市里，长时间匆忙应对生活。人们用短暂的欢乐，战胜源源不断的忧愁，用怯懦逃避的方式，对付漫长的寂寥和无奈。因此，业余，我选择山居生活。季夏归去，二楼的空调上方，竟然有个鸟窝，鸟窝里有三只鸟蛋，小小的，褐黄色，表面有细致的斑斑点点，像极了儿时的记忆。在竹林的隐蔽处，茂密树木的最顶端才能惊喜发现鸟窝。或许，它们对空置的屋子足够放心，或许，内心已然进化到以为可以人鸟同住，互为亲人。所以，安然进驻，替我

们守护一段空寂的岁月。

那天，我小心翼翼把鸟窝移到水塘边的枇杷树枝丫上，三四只鸟儿跟着飞翔鸣叫，叫声急促凌乱，我听见它们的不安和抗议。毕竟，人和鸟，人和人，人和所有动物终归有别，有纷争，只是，还可以缓和、包容，给对方以温暖。

屋檐下的燕窝，年年春秋都来往的一家人，它们南飞之后，我们守护着。开门、开窗，或登上楼顶，四周都是绿树，一层层浓郁淡远的水墨山峦，清澈波纹的水塘。

我们仿佛居住在丛林里，每天沐浴清风，清晨在鸟声中醒来，在它们飞翔与停顿中，依稀可见我们的自由和幸福。

(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主席)

专一的白头鹎

□汪万英



《腊梅山禽图》，描绘了一对相互依偎的白头鹎，取意白头偕老；清宫旧藏的扇面中有一幅《白头从竹图》，描绘了两只栖息于枝头非常恩爱的白头鹎。

传说白头鹎实行一夫一妻制，终生不易。果真如此？

四五月间，鲜红的三角梅盛开，远远望去，好像一只火凤凰飞进我家阳台。花丛中，蜜蜂、蝴蝶上下翻飞，翩翩起舞；白头鹎呼朋引伴，带着家人和朋友轻盈跳跃，啄食花蕊，好不热闹。

时间在欢腾中流逝了十来年，这对白头鹎也在这棵三角梅上玩耍了十来年，它们的枕羽几乎变成了纯白，偶尔会带着它们的三四个孩子，大多数时间就它们自己。

今年早春的一天清晨，阳台上传来哀婉凄厉的鸣叫声。我循声走近，一只白头鹎站在阳台上，对着另一只被老鼠夹夹住的白头鹎跳跃哀鸣。天呐！原来那只白头鹎被误伤了。

我含泪叫来先生，将那只白头鹎小心翼翼地从小老鼠夹上取下，它早已失去生命体征。我连连给它道歉，然后庄重地将它埋到楼下的空地里。

从此以后，每天都能看到，那只活着的白头鹎站在三角梅的枝丫上，望着阳台的方向哀鸣。它的叫声不再欢快明丽，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

如今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它每天依然如故。这是一只多么专一的白头鹎呀！我多么希望，流逝的时间会慢慢抚平它的伤痛，明年春天，它会带着新的伴侣来到三角梅上，重展歌喉，翩翩起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在阳台一角种了一株三角梅，不几年就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它的枝丫伸出阳台，拥抱蓝天。

一天早上，天蒙蒙亮，我被一阵悦耳动听的天籁之音从梦中唤醒。透过窗户，我看到一对比麻雀稍大的白头小鸟在枝丫间飞来飞去，一会捉迷藏，一会荡秋千，一会追逐嬉戏。

我走到阳台，那对小鸟并排站在一根横着的较粗的枝丫上，彼此梳理羽毛，纵情地亲吻、拥抱，时而翩翩起舞，我看呆了。等我醒悟过来，退回屋子拿来相机准备记录下这精彩的时刻，那对鸟儿也受惊飞走了。

之后这对鸟儿每天清晨都准时来报到，傍晚才飞走。我时常在花盆里放些米饭、水果让它们啄食。久而久之，它们对我有了信任，见到我不再飞逃。

一天下雨，两只鸟儿站在枝丫上互相梳理打湿的羽毛，良久未去。我便趁机仔细观察：它们体长十几厘米，额头至头顶黑色，两眼上方至后枕白色，形成一道白色枕环；背部羽毛黄绿色，翅膀及尾羽黑褐色；喉白色，胸灰褐色，腹部白有淡黄绿纵纹；嘴、脚黑褐色。拍图网上搜索得知——

它们的名字叫白头翁，学名白头鹎。白头鹎因其独特的“白头”形态，被人们认为是“白头偕老”的象征，在民间经常能看到“长春白头”“白头富贵”“堂上双白”等白头鹎图案，寓意夫妻白头偕老、幸福美满。

明代诗人钱洪有诗云：“山禽原不解春愁，谁道东风雪满头。迟日满栏花欲睡，双双细语语未休。”写的正是这恩爱呢喃的白头鹎；宋徽宗赵佶所绘的

我的“关公”老师

□龙夫俊才

母校重庆师范大学即将迎来七十华诞，我的李敬敏老师也年登耄耋，真是让我这个四十五年前的学子感到十分的荣幸和感动。

到那天我要对着李敬敏老师鞠躬致敬，并发自内心深处喊一声：李老师，我的“关公”，您好。之所以要称教我们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李敬敏老师为“关公”，因为他四十五年如一日时时刻刻关心我的工作、关心我的创作、关心我的生活。

我毕业分配回到“老少边穷”的家乡，就在想留县城教书都不可能的迷茫苦闷时刻，李老师给我的第一封书信悄然而至。由于不知道我分配的单位，信寄到了县教育局；为了保证我能及时收到，竟在信封背面说明叮嘱——“龙俊才系重庆师院七九级毕业生，如不在教育局机关，请秀山县教育局同志代为转至他所在的单位”。

云中锦书，雪中送炭。我热泪盈眶，颤抖的手撕开信封，颤抖的心阅读内容。“你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比在重庆可能更有作用，我认为你现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当前工作上，应首先建立好基础——包括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后有机会来秀山定来看你”。老师的一句大实话确实让我认识到同样当老师，家乡更需要我。

我走进母校秀三中那天起，就了无郁闷，轻装上阵当上一班班主任。由于和学生打成一片，教学教育效果很好，深获学校、社会和教育局好评。第二学期，1984年初春，我即被调到位于县城的重点中学，实现了我的“农村包围城市”大转折，而不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的庸俗手段！

第二年暑假，我回重庆看望老师返校即收到第二封长信。“我们两次短暂的接触，我感到你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回到家乡得英才而教之，你已经从中得到了乐趣，你爱自己的工作，苦在其中又乐在其中。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需要你沉浸在本职工作中，在沉浸和爱中走出一条精于本职工作的路子。”

“我的想法是，你应有一种既陷落在本职工作中又不满足于于此的理想和抱负。你今后应从两方面去发展：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规律和进行文学创作。”

老师了解我的抱负，欣赏我对文学创作的追求。“我觉得你的重心可以放在青少年题材方面。可以经常给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文艺报刊投稿。自己的阅读也可偏重在这方面。”

老师的谆谆教诲，字字句句说在我心坎上。对于在业余文学创作道路上摸索前行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文学促进了我的工作，文学充实了我的生活，文学纯化了了我的人生。

上世纪80年代，老师家住师母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分配的成套楼房。我带着未婚妻前去拜访，师母总是问我们的感情啊婚事啊安家啊，就像伯父伯母过问侄儿侄女一样。有一次我单独去拜访，临别下楼，老师在阳台上喊住我。师母气喘吁吁追下来，给我一顶草帽扣在头上。我没敢抬头回望频频招手的老师和师母，扭头急走，像个离家远行的孩子。久别重逢而又离别的不忍，在胸中汹涌翻滚，难以自抑。

从建工学院走到沙磁路去赶车，那顶轻便柔软的草帽遮住了头顶的烈日，那一丝丝麦秸的淡淡幽香缕缕袅娜心间。

见面言语不多的老师特别跟我说过，结婚了长期两地分居总不是办法，有啥困难他会尽力而为。后来，当我申请调回重庆工作，老师亲自找到市里有关处室帮我协调商调，玉成其事。

退休后，我主动申请到綦江区中坝村驻村扶贫。两年多时间，老师通过微信关注关心。我带着大女儿登门拜访，给他带了村里的新米。师母见面就说前两天和老师还偶然谈到我，果然你就来了。我说前两天帮村民抬谷子，就想给你们带点儿新米尝尝，熬稀饭、煮干饭都好吃，又香又糯又养人。老师和师母就开心地说，一定是量子纠缠现象；我也傻笑着说可能是彼此想念，第六感觉。老师当即要我下次给他带两百斤新米下来，他要分享给亲朋，再三申明必须照价付钱，否则不带。我打趣地说，好好好，我送你十斤，您帮我销售两百斤，我们中坝村赚了。

师母专门拿出两只新茶杯，给我们父女泡上好茶，一再呵护“天气热，一路辛苦了，要多喝茶”。接过我出版的扶贫散文集《我把中坝当故乡——驻村扶贫纪实》，老师抚摸着封面题词念道：“一个共产党员的中国梦，一个农二代的感恩梦，好好好。还有一个中文系学子的作家梦，都实现了”。临走，老师拿出一本大十六开的硬质精装画册《美的行程》，他一生严谨丰厚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述集锦和家庭幸福美好生活印迹，赠送给我。

我的“关公”恩师，没有关云长能征惯战、武略杰出，却为师如父、仁厚宅心、文韬卓然。恩师几十年对学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令人没齿难忘。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